清名家词传

故国千门难锁梦

清初词人的生死抉择

沈尘色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故国千门难锁梦

清初词人的生死抉择

沈尘色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国千门难锁梦：清初词人的生死抉择/沈尘色著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8.3
(清名家词传)
ISBN 978-7-5684-0519-5

Ⅰ.①故… Ⅱ.①沈… Ⅲ.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5121 号

故国千门难锁梦：清初词人的生死抉择
Guguo Qianmen Nan Suomeng：Qingchu Ciren de Shengsi Jueze

著　　者/沈尘色
责任编辑/张　冠　米小鸽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24.5
字　　数/392 千字
版　　次/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519-5
定　　价/7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序

予少时读词，好先读小传，纵寥寥数字，亦觉兴味，尝牢记字号，与同侪嬉戏，曰，某某字若何，号若何，尝任何官职，有何事迹。至于某词某句，更好做追究，欲识其因何事何人而作也。彼事何事，彼人何人，其趣有过于词者。

后读《本事词》，更觉其趣，置诸案头，随手翻阅，一则两则，俱是欢喜。有不解者，则以他书佐证，更与别集对照。偶有所得，恍然焉，自得焉，但道所谓学问不过如此，孰谓非学者不能为之？其沾沾自喜者如此。然终有憾焉。何者？一则两则，零碎不成章，或可知彼事何事，终难识彼人何人也。且予好清词，而此书上起于唐，下讫于元，不及于明，更莫论清，予欲知者而终不可得。

又数年，得《清词纪事会评》《近代词纪事会评》，遂又置诸案头矣，好随时翻阅。此二书者，所辑资料甚多，读之往往可识一人之生平。先是，钱仲联氏《清八大家词集》独不选鹿潭，曰："蒋词艺术性虽较高，但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故不予选入。"言之不详。而《清名家词》中，则有述谭献语，曰："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老杜。"终竟如何，亦言之不详。而予于此终得知鹿潭故

事，推究当日鹿潭蛰居溱潼，与婉君贫贱夫妻终有龃龉，虽人之常情，不亦悲夫？鹿潭词集曰《水云楼词》，然则水云楼乃溱潼古寿圣寺大雄宝殿后之藏经楼耳，与鹿潭何尝相干。或曰，鹿潭曾寓居于此。然则昔人寓居于寺院者亦多矣，何鹿潭独以名词？鹿潭曾有《满庭芳》词序曰："秋水时至，海陵诸村落辄成湖荡。小舟来去，竟日在芦花中，余居此既久，亦忘岑寂。乡人偶至，话及兵革，咏'我亦有家归未得'之句，不觉怅然。"无家之人，而词集以水云楼名之，以后世一流行歌歌名言之，不过"我想有个家"耳。每念及此，想象当日，予亦怆然，遂综合前人记述，得《水云楼的梦》一篇，以志鹿潭生平，识前人之词境、词心也。惟鹿潭临终冤词已佚，予拟作一首，置诸小说，加以说明；或有以为乃鹿潭所作，加以流播，非予之罪也。后又得《静志居情话》一篇，述金风亭长情事，所依据者，俱得之于《清词纪事会评》也。而后不作小说十余年。

去岁，老友董君国军忽提及当日小说，以为可以复作，而予十余年来，亦算读书，知若许词人故事，或与常识不同，遂允诺。而后，查资料，读别集，有记述不同者，冒昧甄别，而后更复知读其词当先知其人也。何者？某词某句，不知其人其事，未必知此词此句之真意也。词有本事，原应知之。朱庸斋先生于《分春馆词话》中论及贺铸，曰："其词风格多样，非论世知人，熟稔其生平及作品，不能定论。"岂独贺铸，古今词人，概莫如是。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亦此之谓也。而后得五十篇，述清五十词人故事，分五册依次出版，可为丛书，董君名之曰"清名家词传"，而予以为或可谓"词人小说"。小说云云，终当允许虚构，七分实三分虚也。予也不敏，终非学者，或有不可查证者，读者不肯认可予之所得者，予或可以此为借口，逃之遁之，不必争论。

予友李君旭东，因效前贤，词咏词人，系于篇首，亦示后世小子终不肯让前贤独步也。是为序。通州沈尘色。庚子端午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序.....001

王夫之
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001

潜归和尚
叹人间、支新收故，尽飞尘、赴海不能填.....033

方以智
惊心处、半生冰冷，只在一声中.....077

吴伟业
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111

余怀
江山依旧，怪卷地西风，忽然吹透.....151

吴晷
愿化为、彩石补还他，乾坤缺.....191

夏完淳
小禽儿，唤得人归去，唤不得愁归去.....219

陈子龙
添我千行清泪也，留不住，苦匆匆.....261

李雯
不语问青山，青山响杜鹃.....317

曹溶
故国千门难锁梦，归路沉沉.....357

王夫之

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

鹧鸪天

炎梦依稀照旧林，落花红似去年深。
离亭有燕传青讯，空谷无人报远音。
天下事，少年心，湘累楚些付沉吟。
草庵一枕黄粱去，何处春风吹到今。

李旭东

一

孤灯无奈，向颓墙破壁，为余出丑。秋水蜻蜓无着处，全现败荷衰柳。画里圈叉，图中黑白，欲说原无口。只应笑我，杜鹃啼到春后。

当日落魄苍梧，云暗天低，准拟藏衰朽。断岭斜阳枯树底，更与行监坐守。勾撮指天，霜丝拂项，皂帽仍黏首。问君去日，有人还似君否。衰病弥月，一切尽遣，拥火枯坐，心无所寄。因戏作诸影词，引半缕活气，令不分散。孤灯下，忽见婆娑在壁，因念人知非我之无彼，不知非彼之无我也。留连珍重，旋与评唱一阕。

——王夫之《念奴娇·姜斋影》

“老了。”白发苍苍、瘦削如影的王夫之端详着自己的画像，心中一片淡然。人之老去，恰便似秋来叶落，谁也无法阻挡，即使来年春归花又开，却又哪里是今年的春与花？这就像圣人之后复有亚圣，然则亚圣决非圣人一般。

灯火在风中轻轻摇曳着，仿佛随时都会熄灭，映照着这幅画像，使得画像上的人越发显得黯淡、凄凉。

这不是王夫之此刻的心境。

此刻，王夫之心中只有鹧鸪的啼声。

“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

“是啊，该归去了。”王夫之轻轻捋着自己颔下的白须，想道，“人之形，之影，终不过如是耳。我归，影存，然则，影存又当如何？不过证明曾经在这世上走过一遭。这一遭，倒也曾留下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后人又当如何来看？不过，这都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唉，终不能免俗！”

王夫之这样想着，不觉轻轻地摇头。文章千古事。更何况，无论如何，终得留下一些真实的文字，一些真实的事。要让后人知道，这一时代，不是人人都会屈膝在异族的刀下的。也许，这些文字，会被禁，但恰便似郑思肖的《心史》，也终有重见天日之时。

“肃杀从此始，方知胡运穷。”老去的王夫之忽地在心头冷笑。

王夫之熟读经史，自然明白，有时候，的确是“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然而，历史上的那些胡人朝廷，而今安在哉？“也许，

我是见不到了。”王夫之想道，“但终有后人，能如太祖皇帝那般，净扫胡尘，混一天下。”

“从未见一家一姓能千秋万代者，更何况是胡人天下？”王夫之不由得又在心头冷笑。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现如今，九州已同，却已是胡人的九州。

王夫之默默地坐在灯下。回首这一生，无数的情感纷纷涌上心头。当面对老去与死亡的时候，为什么能够一片淡然，而想起历史与江山，却再也无法如是？姜斋。姜，老而弥辣。王夫之笑了起来。

人，可老，可死。

心，不能。

夜色越发暗了下来。窗外，没有月。

有风。

风，似乎也越来越大。

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

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观生居旧题壁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王夫之《鹧鸪天·刘思肯画史为余写小像，虽不尽肖，聊为题之》

这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秋天。

大清江山，可谓稳若磐石。当今天子，更有人以为是天生圣人，圣君，明君，堪比唐宗宋祖。

但王夫之没有剃发。

有些事，是宁死也不肯做的。

二

王夫之忽地想起金堡，那个后来唤作澹归的倔强和尚来。与王夫之的流亡、隐居不同，那个家伙索性就做了和尚，以示与新朝的决不合作。

有时候，死亡比这样的不合作要容易多了。

死亡是容易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然而，总得有人活下来，将这个时代的人和事，说与后人听。即使后人未必能听到、看到，但活着的人，总得说，总得写。人有一张口，就是要说话；人学会写字，就是要写下所见所闻所思。

王夫之记得，应该是永历三年，也就是顺治六年（1649），在肇庆结识了瞿式耜、严起恒、金堡、方以智等人。永历二年（1648）的十月，王夫之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起事抗清，很快战败。冬，至肇庆投奔永历。老实说，当王夫之投奔肇庆的时候，也曾满怀希望，以为即使不能收复故土，至少也能似宋高宗那般，以半壁河山来与清廷对抗。只可惜，他的满怀希望，很快就变成失望与绝望。金堡下狱，王夫之三次上书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欲杀之。好在高一功出手，王夫之才算躲过一难逃亡桂林投奔瞿式耜。

永历六年（1652），王化澄被清军俘获，誓死不降，三月十八日遇难。

是是非非，或许真的难以说清，但永历朝廷很快败亡，永历帝更是被吴三桂亲手绞杀，却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改朝换代，真的是天意。

只是，王夫之决不肯屈服而已。

对于王夫之来说，屈服于异族的统治，那是比死亡更令人难以容忍的事。

王夫之记得，与金堡相识没多久，便有了第一次的争论。

落花影，款款映春江。终相就，贴水不成双。

落花影，风飏小桥西。掠素袷，疑是染香泥。

——王夫之《十六字令·落花影二首》

不与水，同流珠子凌。洮河立，银汉接天冰。

铅泪结，如珠颗颗匀。移时验，一颗不曾真。

——金堡《十六字令·雪子二首》

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争论，只是说起《十六字令》的词谱来，

忽然发现，与《苍梧谣》《归字谣》是惊人地相似。

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

——蔡伸《苍梧谣》

归。十万人家儿样啼。公归去，何日是来时。

归。猎猎薰风飒绣旗。拦教住，重举送行杯。

归。数得宣麻拜相时。秋前后，公衮更莱衣。

——张孝祥《归字谣》

“词乃小道。”王夫之悠悠地说道。

王夫之学经学史学诗，于词，向来没怎么上心。这两首《十六字令》，还是他年轻的时候，百无聊赖所写下的。如果不是遇见金堡，大约他怎么也不会想起，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两首《十六字令》。他记得，当时是读了唐世济的四首《堤上曲》，一时兴起，便模仿着写下这两首《落花影》。

堤上月，相邀过断桥。三更后，同我听吹箫。

堤上鸟，宵分未得眠。垂杨闹，夜夜画船边。

堤上草，铺花作锦茵。三春月，天遣衬游人。

堤上酌，繁花照夜天。山川影，都傍玉卮边。

——唐世济《十六字令·堤上曲》

唐世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曾任兵部右侍郎，累官至左都御史。当清军攻入南京的时候，唐世济便随同那些达官贵人，剃发降清。

魏国公徐文爵、保国公朱国弼、灵璧侯汤国祚、定远侯邓文郁、尚书钱谦益、大臣赵之龙、大学士王铎、都御史唐世济……

“词非小道。”金堡很认真地说道，“否则，置放翁、稼轩于何地？”

“这个……”一时之间，王夫之有些语塞。王夫之自然明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当国破家亡之际，放翁、稼轩词意味着什么。“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每当吟诵这样的词句，怎不叫人怆然涕下？尤其是对于年方而立的王夫之来说，更是慷慨于心。更不用说，此时已是王夫之兵败之后。

年长五岁的金堡依旧很认真地说道：“你要学词。”

王夫之苦笑。

“我连《十六字令》的谱都没搞明白。”他说。

然后，自然而然地，两人便说起《十六字令》与《苍梧谣》或《归字谣》的异同来。毫无疑问，《苍梧谣》与《归字谣》没什么区别，可是，与《十六字令》呢？也就说，首句，到底是一字句还是三字句？从唐世济的四首《十六字令》来看，首句肯定是三字句，不然，不通；从张孝祥的三首《归字谣》来看，首句肯定是一字句，不然，也不通。只有蔡伸的《苍梧谣》，好像模棱两可，三字句、一字句都没问题，可读来读去，好像还是一字句更妥帖些。

那么，这是两个牌子？

问题是，分明都是十六字，且只有前两句的微小差异，其余都没什么不同啊。

应该是同一个牌子。王夫之自然很容易就判断出。那么，问题就在于唐世济了。唐世济错了，于是，年轻的王夫之跟着错了下来。

这自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微不足道。最多，不将这两首《落花影》示人而已。若不示人，又有谁知道，年轻的王夫之曾经犯过这样一个小小的错？

金堡惊奇地道：“《十六字令》？这个谱有什么难的？我也填过。不过，小令难为，尤其是像《十六字令》，更难为。”说罢，便将他填写的两首《雪子》写了出来，递给王夫之看。

王夫之接过词笺，看了只那么一小会儿，便忍不住放声大笑。这一笑，使得金堡有些不知所措，脸腾地一下就红了，有些愠怒地瞧着王夫之，心道：“这有什么好笑的？便是我写得不好，也没必要这么大笑吧？”心中便有此人不可交之意。

在金堡想来，王夫之这样的大笑，自然是轻薄之极，与传闻大不相同。

笑罢，王夫之既不言语，也不顾金堡的愠怒之意，提起笔来便将自己的两首《落花影》写到了金堡词的后面，然后，微笑着将词

笺回递给金堡。金堡微微抬起眼来，瞧了王夫之一眼，有些不明所以，接过。

“咦？”金堡读罢，微微皱眉。

他还是有些不明白王夫之的大笑。

因为从王夫之的两首《十六字令》来看，没什么问题啊，又何以说没搞明白？

“卫公兄的谱从何而来？”王夫之笑着问道。

金堡沉吟一下，道：“哪有什么谱？昔日，曾读到唐存忆公的《堤上曲》，便填写了这两首《雪子》。”

王夫之瞪大了双眼：“《堤上曲》？”

金堡见王夫之神情古怪，不由得一愣：“怎么？”

王夫之笑道：“小弟昔日也是读了唐公的《堤上曲》，方才填写了这两首《落花影》。”

金堡又一皱眉。王夫之这么一说，他更不明白了。这明明白白的事，王夫之何以会如此大笑。

王夫之见金堡一脸不解的神情，想了想，便抓过另一张纸，将蔡伸的《苍梧谣》与张孝祥的三首《归字谣》都写了下来，然后递给金堡。

金堡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然后低头看词笺。看罢，抬起头来，问道：“都是宋人的《十六字令》？”很显然，这几首《十六字令》，他从前都没读到过。

王夫之轻轻点头。

金堡皱着眉头，低声道：“有些不对啊……”以金堡之能，自然很容易就看出其间的不对。

王夫之道：“小弟以为，这应该就是《十六字令》。”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也相信金堡的判断。如果将《十六字令》与《苍梧谣》《归字谣》看作两个牌子，怎么也说不过去，至少是勉强得很。

除非，他想文过饰非。

但王夫之决不是文过饰非的人。

他相信金堡也不是。

金堡迟疑一下，道：“这么说，唐公错了？”

王夫之道：“应该是。”

“我们跟着错了？”

“应该是。”

两人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忽然都大笑起来。

“原来如此。”金堡笑道。

他自然明白了先前的王夫之何以大笑。

“原来，填词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金堡想道，“这区区《十六字令》，居然也会搞错。”

从订谱上来讲，《十六字令》应该是很简单的，就这应该是很简单的，唐世济偏偏就错了，而王夫之与他自己，也跟着错了。

金堡沉吟道：“将来，等安定下来，要编个《词谱》，以便于天下词人。”

王夫之点头道：“不过，这不容易啊。”

这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这国破家亡之际。

金堡叹道：“若有一部《词谱》，我大明的词，何至于如此啊。”

说罢，不由得与王夫之相对唏嘘。两人俱是博学之人，自然明白，本朝无论诗、词，俱不如唐宋。如果说稍有可读者，大约只有可谓是下里巴人的民歌。本朝开国之初，倒也有几个诗人、词人，只可惜，后世是一代不如一代。即便是所谓前七子、后七子，终不过尔尔。

王夫之叹道：“那要先等国家安定下来。”

这一句话说罢，两人更是忧心忡忡，相对无言。

他们俱是对时局不肯死心之人。然而，以他们的睿智，又何尝不知，国事至此，已不可为。只不过大丈夫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耳。

王夫之忽道：“你要不要改一下？”

“改？”金堡眨眨眼，道，“你要不要改？”

王夫之微笑着，悠悠道：“为什么要改？”

金堡大笑。

他自然明白王夫之的意思。

错了就是错了，又怎能文过饰非？

哪怕这样的错，真的是微不足道。

人非圣贤，一生之中，会有很多错；错了就错了，可怕的是掩饰自己的错，不敢让人知，不肯自认错。

王夫之瞧着金堡大笑的脸，忍不住也大笑起来。

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

霜叶坠。幽虫絮。薄酒何曾得醉。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

崧台泊,漓江析。剑吼匣中如昨。刘备垒,马殷坟。闲愁夜几分。灯烬灭,寒衾铁。只有归鸿凄切。檐溜雨,远鸡声。心知是五更。

——王夫之《更漏子·本意二首》

王夫之很快就填了这两首《更漏子》给金堡看。

金堡自然很容易就读出,这是写去年起事失败之后的经历。

金堡读罢,笑道:“孰言词乃小道者?”

王夫之也笑。

“稼轩滋味。”金堡赞道,“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

两人对望,莫逆于心。

从此是朋友。

一生一世。

离愁远。恨漓水、不逐湘流转。萧萧寒雨天涯,南雁一声惊断。闲悰无数,都付与、似水并刀剪。忍今生、死死生生,总难片语分判。

追忆云暗苍梧,也则是风光,本色消遣。裸戏谷泉雷电里,莫更有耶娘生面。今且向、垂杨暮雨,鹃啼处、咒残春一线。想依然、还我伤心,归舟天际相见。

——王夫之《尉迟杯·闻丹霞谢世遥为一哭》

永历三十五年,康熙二十年(1681),今释澹归,也就是昔日的金堡,在广东韶州丹霞寺圆寂。时年六十七岁。

三

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

永历元年,也就是顺治四年(1647),五月,清军攻陷衡州,王夫之全家逃散,父王朝聘、叔王廷聘、二兄王参之及叔母俱殁于战乱。

无论国仇,还是家恨,王夫之都与清廷势不两立。

然而,这天下,究竟是谁家的天下?朱家天子究竟是不是还想

着收复山河？永历朝廷到底能不能中兴大明？

在肇庆的经历使得王夫之原本一颗坚定的心，慢慢地就模糊了起来。

他渐渐地看清了永历朝廷，也渐渐地看清了天下大势。

这使得他很是痛苦。

这样的痛苦，就像虫豸一样，一点一点地啃啮着他的心。

永历四年，也就是顺治七年（1650），王夫之逃亡桂林。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外敌当前的时候，这岌岌可危的永历小朝廷，依旧党争不已；更令他痛苦与伤心的是，王化澄居然想杀他。

王夫之熟读经史，自然明白，大明之亡，其实并非亡于流寇与清朝，而是亡于党争。

但他依旧没有想到，崇祯之前车，居然没有成为永历之后鉴。

王夫之逃亡。

王夫之决没有迂腐到当刀将要砍到脖子的时候，还将脖子伸将出去。

所以，王夫之逃亡，从肇庆逃到了桂林。

天下，决不仅仅是朱家的。

然而，这一年的八月，清兵攻到了桂林。

当清兵几乎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的时候，永历朝臣依旧在党争，根本就没人去筹集粮饷，更没人去组织抵抗。

桂林城中，无一兵一卒。

当清兵将要攻入桂林的时候，瞿式耜与总督张同敞见势不可为，惟相对饮酒，日日赋诗唱和，直待清兵轻松将他们捕获。

这一年的闰十一月十七日，他们二人在风洞山仙鹤岭下慷慨就义。

王夫之没有留下来就义。

他知道，在这样的战乱之中，生命的消失是毫无意义的。

活着，并非就是怕死。

活着，“将以有为耳”。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死亡都不是唯一的选择。

很多时候，活着，比死亡要艰难得多。

王夫之带着妻子从桂林逃到永福，困于水砦，断食四天。在这

四天里，王夫之默默地背诵着文信国的《指南录后序》。当日，文信国千里逃亡，不知有多少人指责他贪生。然则，文信国果然是贪生么？

很多时候，死亡不仅比活着容易，更是一种逃避。当死亡无法避免的时候，死又有何惧？然而，当能够活着的时候，终究要活着。

活着，才有将来。

活着，才能看到将来。

活着，才能书写将来。

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正月，王夫之回到衡州，避居双髻峰续梦庵，誓不剃发。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二月，孙可望劫迁永历帝于安隆所。春，李定国大败清军，收复广西。八月，进军湖南，收复衡阳。

伤心事。今日从何说起。剑光冷，血溅潭龙，落叶风高云际寺。宾鸿传锦字。向道海云孤峙。天涯远，欲托传情，不怕关河阻迢递。

露坠。芙蓉死。问秋藕可能，将丝重系。吹箫人老吴闾市。向夜阑人静，闲提半语，也怕吟虫相调戏。拥孤衾独睡。

凭梦，将愁寄。更天海悠悠，望断烟水。纵然有梦成差异。难寻觅酒伴，同垂珠泪。想天日照临，也了无惭愧。

——王夫之《兰陵王·秋感》

当脚步声响起，由远及近，缓缓而来的时候，王夫之正皱着眉头，慢慢地推敲着这首《兰陵王》。

《碧鸡漫志》卷四引《北齐史》及《隋唐嘉话》称："齐文襄之子恭，封兰陵王。与周师战……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武士共歌谣之，曰《兰陵王入阵曲》。今《越调·兰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遗声也。"兰陵王高长恭，骁勇善战。

自然，对于这首词来说，"兰陵王"只是词牌而已。

《兰陵王》始于秦淮海。不过，周清真一首当为正格，宋元人俱依此而填。

"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王夫之喃喃自语着，"想天日照临，也了无惭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